

远去的云

乔 淑 声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

一九八四年·北京

内 容 说 明

这部中篇小说，描写一位名叫桑布的蒙族少年出人意料地为抗日出了大力的故事。他是蒙奸乡长扎拉苏的小羊倌，有一天，他从老猎人裴爷爷那里知道，大青山里的八路军游击队因大雪和日寇封锁，极缺粮食和冬衣，乡亲们都异常着急。桑布为此也急得睡不着吃不下，决定将扎拉苏的二百七十三只羊送给游击队。他先扮作放羊的，后又装作给日寇司令部送羊，巧妙地闯过一道又一道关卡。有几次眼看陷入了绝境，但他终于机智地摆脱了危险，将羊群安全地送到了亲人们的驻地。全书故事新鲜生动，情节曲折引人，是一曲爱国主义的赞歌。

责任编辑：杨植材

远 去 的 云

Yuǎnqùde Yún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

六 〇 三 厂 印 刷

字数 70,000 开本 787×1168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$4\frac{3}{16}$ 插页 2

1984年12月北京第1版 1984年12月湖北第1次印刷

印数 00,001—24,500

书号 10019·3743

定价 0.63 元

目 录

第 一 章	雪飘寒山.....	1
第 二 章	小鹰展翅	24
第 三 章	黑松林遇险	48
第 四 章	谜一样的人	76
第 五 章	绝地逢生.....	105

第一章 雪飘寒山

巍峨险峻的大青山，东西绵延千余里，北接乌兰察布草原，南连莽苍苍的土默川。

一九四二年的十月底，大青山里时断时续地降了三天大雪。鹅毛般的雪片，搅花了天空，染白了山野，压弯了树梢。山山岭岭仿佛都戴上了白毡帽，穿上了羊皮袍。直到第四天上午，云层才退尽。阳光照耀着雪野，反射出耀眼的光芒，远处近处的雪峰，一座比一座明丽好看。

在大青山的中段，有一座叫飘云峰的山头，这时，正有一群羊爬上了飘云峰的南坡，远看就象飘落了一朵白云，近看却是半坡羊群。里面有长胡子的杂色山羊，有膘肥体壮的羯羊，有头盘锐角的雄壮公羊，还有性情温顺的乳白色绵羊。羊儿在圈里关了几夭，进山活跃得很，争先恐后地啃食牧草。牧草早已枯黄，给大雪一压，只露出些尖茎在雪上。今儿无风，是少有的冬日里的阳春天气。阳光暖洋洋的，还蒸腾起一股股羊膻味。

牧羊人是个蒙族孩子，乡长扎拉苏的小羊倌，名叫桑

布，今年十二岁了。他长着一张黧黑色的瘦长脸儿，头发又硬又密。浑身上下显得虎实，剽悍，还透出一股机警、顽强劲儿来。那双狭长的眼睛闪着无畏、警觉的光，两颗乌溜溜的眼仁儿一转悠，往往就是一个新奇、调皮的主意。他衣着破旧、单薄，上身的黑粗布棉袄，这儿那儿露出棉絮儿，扣袢儿多半掉了，用一根黑羊毛绳子紧紧地拦腰煞着；下身是件蓝粗布棉裤，裤脚都烂成些布条条了，又缝上一块烂羊皮包着。他的山岗子鞋断了底，前后开了口子，雪不时往里面灌，冰冷直透进心里。可还得蹚雪放牧呵！

常年累月，他在大山里奔波，夏天挨晒挨淋，冬天顶风冒雪。只有羊群是他无言的忠实伙伴，头羊花耳朵和护羊狗黑虎，更是他的亲密朋友，他把它们训练得十分能干、听话。

这阵儿，他一边放羊，一边朝远处瞭望，有一件重大的事情，使他牵心挂肠地放不下。

入秋以来，日伪军加紧了对大青山区八路军游击队的扫荡，斗争一天比一天艰苦，残酷。尤其是近些日子，游击队的困难更大了。月牙沟的老猎人裴爷爷，从乡亲们那里凑了些杂粮和草药，在下大雪那天悄悄地给游击队送去了。昨儿傍晚，桑布远远就望见雪人似的裴爷爷，仍扮作打猎的模样，从山路上慢慢地回来。他急着想听



游击队叔叔的新消息，匆匆忙忙地赶回羊群，到伙房里要了两个窝窝，就边吃边朝裴爷爷家走去。

裴爷爷住在村西紧靠山崖的一个石洞里。裴奶奶正在洞口忙活儿，见是桑布，就摸摸他的头，放他进了洞。只听得裴爷爷在里面压低声音道：

“日本鬼子要剿灭咱大青山游击队的如意算盘，又错拨了珠子。贺龙将军早指挥咱们的主力部队转移到了晋西北。留下的少数精干部队，引得敌人团团转。敌人象疯狗，又象瞎子，到处乱撞，还时常挨打！……”

听到这儿，桑布舒心惬意极了。山洞里边也传来了兴奋的小声议论。他想，裴爷爷还把自己当成个“嘴上没毛，办事不牢”的小孩子，总叮嘱自己“别毛躁”。这会儿正说机密事儿，要是冒冒失失地闯进去，说不定裴爷爷又不讲了。他就把身子贴在洞口壁缝的黑影儿里偷听。

裴爷爷又说：“鬼子、汉奸尽管象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多久了，可糟害起人来还是挺凶的。这些天，鬼子到处放火毁林，强行并村，还封了山，堵了路，不许来往行人夹带一点粮食、布匹、棉花、火柴、药品进山，搜出这些东西来就地枪决。这给咱们的游击队造成了很大困难。他们仅有的一点储备粮，也都对付着给伤病员和作战部队吃了，其余好多人，都在雪地里挖干枯的野菜吃，偶尔才能打只黄羊或野兔。乡亲们虽说常冒着杀头的危险送去点吃的，可敌人搜查得严，又能送去多少呢？冬衣也缺，眼看大雪封山，天寒地冻的……唉！难哪！亲人们苦呀！……”

裴爷爷后面的话听不大清了。桑布又急起来。游击队还有什么难处？伤病员们怎样了？裴爷爷也许还讲到了他怎样把粮食和药品送进去的惊险经历，也许还讲到了游击队打鬼子的有趣故事……唉呀！顶重要的，先得想个好办法救救游击队的急，让游击队叔叔们吃饱穿暖才好揍鬼子呀！有啥又灵又管用的好办法呢？桑布使劲想，



总也想不出，不由轻轻叹息一声。

不料，这轻微的响声引起了裴爷爷的注意，他厉声问：“谁？”

桑布不好再躲藏，叫声“裴爷爷！”走进里面去。里面还坐着六七个穷乡亲呢，其中还有扎拉苏家的老长工畅允大叔。桑布都熟悉，悄悄地挨近裴爷爷坐下。

裴爷爷朝桑布点点头，穷乡亲们也不把桑布当外人。又说了一会儿游击队的情况，乡亲们就陆续散去了。桑布还不愿走。

裴爷爷解开腿带，桑布见血把羊毛袜子都染红了，不由吃惊地问：

“裴爷爷，您腿怎么伤得这样重？”

裴爷爷笑笑说：“不碍事。把药篓子拿来！”

桑布立刻替裴爷爷抱来了药篓子。里面大包小包的，都是裴爷爷亲手采集、加工成的草药，透出了一股股药香。

裴爷爷的左腿上有两处破了，脚腕子也青肿着。他从药篓子里翻拣出一小瓶药水，擦了擦，上了点药面。裴奶奶进来给包住了。

“裴爷爷，还痛吗？”桑布揪心地问。真是伤在裴爷爷的身上，痛在他的心上。两年前，日本鬼子在桑布的家乡——巴彦塔拉一带大搞“强化治安”，强行并村。他家的土房被烧，几头牲畜全被抢走。阿爸达楞性子暴烈，用猎枪反抗，惨遭日寇杀害，阿妈和妹妹也同时遇难。桑布满怀仇恨孤身逃到飘云峰上，是裴爷爷收留了他，待他胜过亲爷爷呀！他又问：“爷爷，您是摔伤了，还是被鬼子打的？”

裴爷爷没正面回答，只说：“走这一趟，翻山越岭蹚雪地，闯重围，过敌卡，真不容易！……”他简要地把路上的经过和游击队的近况说了说。

桑布听了，不由对游击队的亲人们更加挂念了，又问：

“爷爷，您见到山神大哥了吗？”

山神大哥名叫海秋，是游击队红马连里的侦察班长，“山神”是他的绰号。桑布对他的感情可深啦。

裴爷爷点头道：“见到了。他们红马连跳出敌人包围圈后，如今隐蔽在牛头山上。”

“他的伤好了吗？我真想去看看，逃荒时我走过牛头山。”

“还没全好。唉！药品缺，成天行军打仗，也没啥好吃的补养身子。”裴爷爷叹息道，“路上日伪军关卡重重，还有巡逻队、便衣特务。我都走的是挺险、挺陡、人烟稀少的云梯路。你哪里能去得了哇！”

“我真想念他呀！”桑布说。

裴爷爷挺喜爱这个有情有义、机敏能干的孩子，他抚摸着桑布又黑又硬的头发，语重心长地告诫道：“爷爷知道你对游击队的情意，也晓得你对鬼子、汉奸的深仇大恨。可要牢记：在这儿听到的情况，万万不要向外人泄露！”

“知道。”桑布听了，依恋地扑到裴爷爷的怀里，用两只热乎乎的小手紧抓住老人家一只粗糙的大手，说，“您的话我记在心里了。我还没听够呢，您再多讲点游击队的事吧！”

“天不早了，以后再给你讲。”裴爷爷说。

临走，裴奶奶拿出一块烤兔肉，不容分说地塞到了桑布的衣兜里。

桑布回到长工屋，为游击队的难处，又翻来覆去地想了多半夜，下了决心：“豁出来了！游击队的难处，就是咱自己的难处。再艰苦再危险，咱也不怕，只要能救了游击队的急就行！裴爷爷那么大岁数了，还冒雪舍命地给游击队送粮送药，我为啥就不能也出一份力呢？……”

如今，在飘云峰上放羊，桑布眼睛红红的，心里仍然老想着这件事。他踏着山道上的积雪，把羊群领到半坡里一道山脊梁的两侧。那儿，雪已被山风吹得零零落落，露出了湿润的褐色牧草。羊群散成了满天星队形，随意去啃吃那些干枯的草茎。黑虎象往常那样，颤动着粉红色的大舌头，摇着花毛尾巴跑过来，在桑布的身边跳跃着，还用它那毛茸茸的头亲昵地碰弄桑布的腿，逗桑布玩耍。桑布拍拍黑虎的脖颈，黑虎干脆躺下了，四脚朝天，用前爪抱住桑布的一条胳膊，并用舌头去舔桑布的手背。桑布轻轻抽出胳膊，走开了。黑虎惶惑地望着小主人，又蹦蹦跳跳地跟上来。

他没理黑虎，继续想着心事——

呵，那还是盛夏的一天，飘云峰罩在一片雨雾里。桑布赶着羊群急急忙忙往村里跑，浑身湿透了，不提防羊跑丢了一只。扎拉苏咆哮着，让伪兵独眼龙边四把桑布吊

在房梁上，举起蘸水的皮鞭，没头没脑地抽打，鞭鞭都见血！扬言不立即找回丢了的羊，就拿他的小命抵！桑布答应就去找，被放下来了，他跛着腿，滴着血，含着泪，窝着气，近处没找见，爬上凤凰山去找。找呵找呵，他昏倒在山



坳里。醒来时，他躺在一个人温暖的怀里，一双有力的手臂搂着他。这是一个高大英武的青年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，和一张棱角分明的长方脸，穿着对襟青布便衣。这不



就是游击队的山神大哥吗？他在裴爷爷家里见过的。山神大哥本领高强，来去神速，在敌人面前是一尊可怕的山神；在桑布的眼里，却是一个可亲的大哥哥。山神大哥

给他喂草药，喂山泉水，喂炒面，把他救活了。随后，帮他把羊找到了。暖流，注入了他的心头，流遍了他的全身。他说：

“在扎拉苏家里，人不如羊。羊儿吃不饱，归圈后还喂草喂料的；可牧羊人呢，为啥要常常挨饿挨打？这苦，何时才能受到头呀？这羊没放头，我要跟你打鬼子去！我对鬼子恨哩。”

“叭”的一声，桑布气愤地把羊鞭杆折断了。

山神大哥那双茧疤累累的大手真灵巧！他挥动一把小刀，刮弄着他带来的一根干硬的山桃木树棍，只一袋烟工夫，就为桑布雕刻、制作了一杆精致、坚实的牧羊鞭杆。

“拿着！”山神大哥说，“羊群，本是牧羊人用血汗喂养起来的，总有一天会回到牧羊人的手里。你愿意去打鬼子很好，等你再长大点，我来接你。现在忍着点，还是先替扎拉苏放羊，也一样能为抗日出力。听说，鬼子近几天往乡公所集中粮食和豌豆饲料，准备往围剿前线送。你人小，又住在那里，要多留心，一听到情况就马上告诉裴爷爷，用处大呐！”

“嗯。”桑布懂事地点点头，并把近几天里知道的扎拉苏一伙的情况，都告给了山神大哥。

“好！只要咱们拧成一股绳，就准能把鬼子打垮。侵

略者绝没有好下场！咱们往后准能过上好光景。”山神大哥说着，亲切地拍拍桑布瘦削而结实的肩头，“我该走了，小兄弟！”

山神大哥离开了和桑布说话的灌木丛，钻进了一片密林里。那儿，绊着他的枣红马。他解开马绊，向对面的飘云峰张望了几眼，跨上马背飞驰而去。

打那以后，桑布心眼儿活动了，牧羊也添了劲头，经常把知道的敌情变化悄悄告诉裴爷爷。

日子一天天的过去。秋风凉了，大雁南飞，炮声隆隆，总也不见游击队亲人的面，桑布是多么挂念呀！

一天黄昏，鬼子的两辆暗蓝色的汽车，顺坪里的牛车道上开来。开到月牙沟附近，没有再往前开，却从村东那条干硬的羊路上开上来了，看样子是想开到乡公所里去。这羊路在村口还宽展，再往上，又窄又陡，弯弯曲曲的，汽车哪开得过去，只得停下了。车上呼噜噜跳下十来个鬼子，除留下两个哨兵，其余都奔乡公所去了，一路上叽哩咕噜不知说些什么。

桑布边赶羊边观察，猜想鬼子准是往前线运给养，因天黑了害怕游击队袭击，要停在这儿过夜了。车上的东西好多，用黄帆布蒙得严严的，没法断定里面装的是什么。

桑布将羊群赶进圈里后，暮色已笼罩了山村，月牙儿

也落了，黑黝黝的群山直插入深蓝色的夜空。只有密密麻麻的星星闪烁着，放出了淡淡的清辉。他知道，夜里是八路军游击队的天下，夜色也会掩护他把汽车上运的是什
么侦探清楚，好转告游击队来揍鬼子一顿。他装出好奇、
憨傻的样子往前凑去，不料还没挨近汽车，就听到一声怪
吼：

“八格！小孩的滚开！”

鬼子哨兵气势汹汹地挺起刺刀来赶他。没法子，他
只得朝月牙沟走去。

回到长工屋，桑布不甘心，他草草地吃罢饭，又朝鬼
子停车的地方走去。

汽车还停在原处，鬼子的哨兵不见了。周围静悄悄
的。桑布想：莫非哨兵也去乡公所喝酒吃肉去了？他试着
扔去一块石子。毫无反应。这真是个好机会！他放大胆
子，悄悄地接近了汽车。谁知突然间寒光闪闪，三四把刺
刀一齐逼到了他的胸前。狡猾的鬼子哨兵从阴影里跳了
出来，喝道：

“八格牙鲁！什么的干活！”

桑布想跑开，但已晚了，只好极力镇定着自己，学着
鬼子的腔调答道：

“扎拉苏乡长小放羊的干活，我的良民大大的！”

一个鬼子拉动三八大盖枪栓威胁道：“你的汽车的侦

探，撒谎死了死了的！”

桑布眨巴着眼说：“我的向来不会撒谎，扎拉苏乡长清楚。我住在乡公所后院，正要回去，路过这儿看看稀罕。”

另一个鬼子狞笑着，用刺刀尖划着桑布胸前的衣服，逼问道：“你的不撒谎的？我的不信。刨开你的良心瞧瞧。哈哈哈哈！……”

一阵颤栗传遍桑布的全身。他亲眼见过，鬼子用刺刀开小孩的膛，还将小孩的眼珠挖掉，凶残极了。但他一步也没有往后缩，在心里默念着：“死也不在鬼子面前当孬种！再说，一退缩反倒显得心虚了。”故意又哭又嚷道：“我要回家！放开我，我找扎拉苏乡长说说去！”

这个鬼子置之不理，越笑越狂，锋利的刀尖，将桑布穿的旧夹袄的左胸划开了个大口子，看样子，真的要动手残害他了。

正在这万分危急的刹那，一群战马冲破夜色，朝汽车飞速奔来。鬼子哨兵丢开桑布，紧张地把枪栓拉得哗啦哗啦响，喝问道：

“站住！前进的不许！”

马登时慢下来，一个声音平和地答道：“呵，皇军！我们是扎拉苏乡长保安队的干活，回乡公所去。”

星光下，桑布看清了，这伙人约摸有二十来个，都穿

着伪军的服装。鬼子哨兵端起的枪放下了，其中一个说：“开路！”可怪啦，这群伪军骑兵没往乡公所去，却旋风般地朝鬼子哨兵扑来。鬼子哨兵惊慌地举枪招架。桑布趁机藏到了一辆汽车下面。

“当——当——”，鬼子哨兵放枪了。子弹在暗夜里划着红光，从马腿周围飞过去，噗噗地响，有的碰在石头上，迸出了火星。

骑手们快如闪电，没容鬼子哨兵再反抗，就将他们一个不剩地劈倒了。然后跳下马，有的迅速由汽车上往下搬成箱的弹药，有的往马背上绑扎。桑布恍然大悟地在心里说：“是化了装的八路军游击队，太棒啦！”连忙往外跳，“咚”一声碰了头，他也不感到痛了。

“小弟弟，我正找你！受伤了吗？”

桑布刚钻出来，一个大个子游击队员就跑过来问道。

桑布细一看，唷！这不就是山神大哥吗？他激动地扑到山神大哥的怀里，说：“我天天盼你们！鬼子刚才要剜我的心了，多亏你们来了！”

山神大哥道：“你干得挺好，快回住的地方，这儿危险！”拉着桑布迅速离了汽车来到一个土塋子边。

随即，汽车爆发出两声惊天动地的巨响，接着猛烈地燃烧起来。